雍錄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雍錄

◀上一卷

卷四

下一卷▶

延英殿

高宗初創蓬萊宮，諸門、殿、亭皆已立名。至上元二年，延英殿當御座生玉芝。則是初有大明，即有延英殿。顧召對宰臣，則始於代宗耳。代宗以苗晉卿年老蹇甚，聽入閣不趨，為禦延英。此優禮也。按《六典》，宣政殿前、西上閣門之西即為延英門，門之左即延英殿。故陽城欲救陸贄，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殿閣，上疏伏閣不去也。按朝於宣政即名入閣，而延英又便殿之在西偏者，無閣可伏也。其曰守閣者，西上閣之西即是延英殿門，故守此之閣，乞開延英以受其對也。至《會要》所記，則直曰城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也。史家必言伏閣者，以入延英之路言之也。錢希白《南部新書》記唐制曰：「凡內有公事商量，即降宣付閣門、開延英」，即此可見，凡對延英必自閣門而入也。《長安志》曰：「延英在紫宸殿東」。《呂圖》引李庚《賦》為據曰：「東則延英耽耽」。因謂延英當在殿東，而反詆《六典》謂在西者為誤。此失之矣。子按《會要》：元和十五年詔：於西上閣門西廊內開便門，以通宰臣，自閣中赴延英路。則延英不在紫宸殿東亦已審矣。《六典》、《會要》皆唐人自記唐制，其為可信豈不愈於李庚之一賦也哉？或者失考《六典》、《會要》，致有此誤也。至於《長安志》者，宋敏求自言其書皆本諸《長安圖經》，又本諸梁載言《十道志》，則《志》之傳信豈如《六典》、《會要》之審也！僖宗時嘗易延英之名以為靈芝．其必因上元所產之芝而制為美名也。及自蜀還，

仍名延英。

延英召對

代宗召苗晉卿對延英。晉卿，宰相也。群臣初無許預之例。貞元七年詔：每禦延英，令諸司官長奏本司事。則百官許對延英矣。八年，葛洪本正衙奏私事，德宗詔：今後有陳奏。宜延英門請對，勿令正衙奏事。則群臣亦得乞對延英矣。故憲宗時，元稹為拾遺，乞於延英訪問也。其後諸州刺史遇開延英，即入延英陛辭。則是外官亦得詣延英辭也（《會要》開成敕）。元和四年，禦吏台奏：延英開日，群臣皆不得前，知遇陛下坐時，方進狀請對。則是凡開延英初無定日。直俟禦宣政、紫宸臨時奏請也。錢希白之言曰：凡內有公事商量。即降宣付閣門，開延英閣門，翻宣申中書並榜正衙門，則臨時不可預擬其日矣。至天祐元年，詔今後每月許一、五、九開延英，如有大段公事，中書、門下具榜子奏請開延英不計日數，則是天祐後方定一旬三開延英之制，前此未也。若宰臣奏開延英，其來久矣。韓皐為御史中丞，常有所陳，必於紫宸，未嘗詣便殿。上謂之曰：「我與卿言不盡，可來延英與卿從容。」則是特許其對也。元和五年，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舉族歸朝。故事：雙日不坐。是日特開延英。十五年十月，下元假，召宰臣對於延英，議邊事也。《唐文宗紀》讚曰：唐制：天子以雙日視朝。乃命輟篠、放朝皆用雙日。此之雙日、假日皆特引對，是有為為之，非常制也。

長生殿

二張受誅之地。《通鑒》雲在迎仙宮長生殿。唐五王傳則言在迎仙宮集仙殿，未知孰是也。《長安志》有長生殿，但雲肅宗終於此殿而不指言此殿之在大明或太極也。東宮有集仙殿，後為麗正集賢。是東宮一宮固在太極宮城之內矣（詳見東宮）。當高宗時，大明宮已成。武后擅國，不應猶在東宮養病。予故謂當在大明正宮也。太子之已誅二張也，入後所寢長生殿白之，後謂之曰：「孺子誅，可還宮。」夫天後既自長生殿遣太子還宮，則可以見長生殿之與東宮不同一宮矣。肅宗不豫，張后召越王係，授甲長生殿，使討李輔國。肅宗在長生殿使使者逼張后下殿，則長生也者，必寢殿也。其位置與事為可想而知也。驪山別有寢殿，亦名長生，在華清不在大明也（詳見華清宮下）。故東宮、驪山之集仙殿者，皆非武后寢疾之地也。

淩煙閣

《南部新書》曰：「淩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，畫功臣 皆北面。閣中有中隔。內面北寫功高侯王．隔外面次第功臣。按西內者，太極宮也。太宗時，建閣畫功臣在宮內也。畫皆北向者，閣中凡設三隔，以為分際。三隔內一層畫功高宰輔，外一層寫功高侯王，又外一層次第功臣。此三隔者，雖分內外，其所畫功臣像貌皆面北者，恐是在三清殿側，故以北面為恭耶？

上陽宮

武后既已傳位，徙居上陽宮。中宗率百官詣觀風殿起居，諸家無言上陽何在者。獨《長安志》「內苑」有上陽橋，不知此橋即為上陽之橋耶？不敢主定也。崔皎疏曰：則天在西宮，人心猶有附會，則上陽宮必在大明之西矣。德宗建中十二年，高力士養女偽為帝母沈太后，上發宮人百餘人齎乘輿御物，迎入上陽宮就供奉。高氏自言是後，驗視者走馬入奏，上受百官賀已而事覺，以牛車載高氏還家。按此既遣宮女就上陽供奉，則與德宗所御之宮自是不為一地矣。驗視者走馬入奏，又足以見其來自宮外也。夫薑皎指為西宮，而此又迎之宮外，予故疑其在大明之西也。大明之西若不在禁苑，必在西內苑矣。洛陽有上陽宮，在洛城外。此之所言，皆長安也，不可以參論。

望賢宮

在咸陽縣東數里。玄宗幸蜀還京，肅宗至望賢宮奉迎。德宗西幸，又自望賢宮出奉天也。

光範門

光範門在大明宮含元殿之西。而含元殿西廊有棲鳳閣，閣下即朝堂，有登聞鼓，一如承天之制。皆在承天門內（即宮城門也）。夫既有登聞鼓，即外人可得而進。故韓愈上宰相書得以伏光範門外，以宰相退朝路必出此也（《長安志》）。漢制：入司馬門內方是禁中。凡至司馬門者，皆省按有籍，方得入。而光範門尚在含元殿外、承天門內，故外人得至也。

唐翰苑位置（少陽院結鄰樓鬱儀樓麟德殿三殿九仙門金鑾殿寢殿　復門）

李肇記曰：翰林院在少陽院南（長慶元年於門下省東少陽院築牆及樓。觀此院自在宮東非此之少陽院），其東當三院。結鄰樓、鬱儀樓即三院之東西廊也。其西北並禁軍營。

韋執誼則曰：在銀台門內、麟德殿西、重廊之後。又曰：北苑之置，尤為近切。左接寢殿，右瞻彤樓。會此數說而求之，則其方向尚略可考世。

三殿者。麟德殿也。一殿而有三面，故名三殿也。三院即三殿也。李絳為中書舍人，嘗言為舍人愈月不得賜對。有詔：明日對三殿也。不獨此也。凡蕃臣、外夷來朝，率多設宴於此。至臣下亦多召對於此也。結鄰樓即三殿之西廊也，鬱儀樓即三殿之東廊也。鬱儀又東即寢殿矣。鬱儀、結鄰皆是重廊（見韋執誼記）。翰林院、學士院皆在三殿西廊之外。其廊既為重廊，其門必為重門也。自翰苑穿廊而趨宣召，必由重門而入，故謂復門之召也。李肇便以學士院胡門定為復門者，誤也。寢殿既在翰苑之左，而金鑾殿又在學士院之左，則金鑾殿益近寢殿矣。自有金鑾殿後，宣對多在金鑾，則知其謹並寢殿矣。以其近也，德宗既已上仙，召學士鄭綱至金鑾殿，立憲宗為太子，當如此倉卒，學士遽能入至金鑾殿，則可見矣。翰林院又北，則近內苑。其宮城垂轉北處、城之西北角有九仙門。文宗引入鄭注即自此門也。又門外即列禁軍營。順宗之為太子也，德宗已上仙矣。太子有疾，仍紫衣麻鞋，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，以示不病，即此地也（《通鑒》）。惟其與寢殿相切近，故可以如此也。凡此所考，皆大明宮銀台門、翰林院及兩學士院位置也。若駕在大內，則於明福門置院。駕在興慶宮，則於金明門內置院（在勤政樓東北），亦名翰林院，與此大明宮製不同。

結鄰鬱儀樓

麟德殿東廊有鬱儀樓，西廊有結鄰樓。學士院即在西樓重廊之外。李肇、韋執誼所記皆書結鄰為「結麟」，此恐誤也。《道書，登真隱訣》曰：「上真之道七，鬱儀奔日文為最，結鄰奔月文為次。」蓋鬱儀者，羲和也，結鄰者，嫦娥也。《九真中經》曰：「西玄山下洞台中有鬱儀、結鄰兩書也。」古宮殿皆取天象物瑞以為之名。日華、月華，亦其義也。則此之二樓者，其必取諸奔日奔月之仙也，安得改「鄰」為「麟」也？況兩樓之中，有殿已自名為麟德，則結鄰之名必不贅以麟名也。

大明宮右銀台門翰林院學士院說

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台門內，稍退北有門榜曰「翰林之門」。其制高大重復，號為胡門（或疑此是復門）。門蓋東向（韋執誼曰：開元學士院在翰林之南，別戶東向）。入門直西為學士院，院有兩廳，南北相遝而各自為門。旁有板廊，自南廳可通北廳（李肇曰：南北兩廳皆設鈴。待詔者撼鈴為信。若是同為一門，不必各設鈴索）又皆南向。院各五

間，北廳從東來第一間常為承旨閣，餘皆學士居之。廳前階，砌花磚為道（花磚別有說）。南廳本駙馬張　自為學士時，以居公主，此其畫堂也。後皆以居學士。其東西四間皆為學士閣，中一閣不居（並李肇記）。北廳又北，則為翰林院。初未有學士時，凡為翰林待詔供奉者，皆處其中。後雖有學士，而技能雜術與夫有學可備詢訪之人仍亦居之。故王叔文，王伾輩以書、棋得入也。翰林院又北則為少陽院。

南北學士

唐世嘗預草制而真為學士者，其別有三：太宗之弘文館、玄宗之麗正集賢、開元二十六年以後之翰林。此三地者皆置學士，則是實任此職、真踐此官者也。若夫乾封間，號為北門學士者，第從翰林院待詔中選取能文之士，特使草制，故借學士之名以為雅稱。其實此時翰林未置學士，未得與弘文、集賢齒也。故曰北門學士，言其居處在弘文、集賢之北也。其曰北者，大明一宮皆在太極東北，而翰林院又在大明宮之北。觀其地位，謹並北苑牆南，則其入內雖自西銀台入而皆在弘文、集賢之北也。開元已後，雖於翰林院南別置學士院，正以學士名官而西院仍在翰林院南，本弘文、集賢，而求其方，亦在大明之北，故言翰苑者，亦以北冠之，亦是因仍乾封間所名也。

學士出入禁門

李肇記曰：學士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，出銀台乘馬謂之大三昧。三昧者，釋氏語也，言其去纏縛而自在也。用此言之，則學：則學士自出院門而至右銀台門則皆步行（本朝名步行學士亦本此），直至已出宮城銀台門外，乃得乘馬也。然此亦學士未為承旨者體製如此耳。若為承旨則有別禮。故元稹自言為承旨時，得從內朝乘馬扈從，又有詩，自言得於太液池邊乘馬以行。此則承旨特禮也，為學士者無之（詳見罘恩下）。

學士宣召

沈氏《筆談》曰：唐制。自宰相而下，初命無宣召之禮，惟學士宣召。蓋學士院在禁中，非內臣宣召，無因得入。

予按學士宣召，特禮也。開元前，北門本無學士，亦無職守。如李白輩供奉翰林。乃以其能文特許入翰林，不曰以某官供奉也。俗傳白衣入翰林者，此也。又曰：上數欲命白以官，為中宮所捍而止，是白在開元竟無官也。後至二十六年創置學士院，乃始制為官

稱，是為翰林學士此時得學士者，固與前此白身供奉者不同。然向來尚以詔召之禮加乎無官之士，則今之在院而明命以為學士者，安得獨廢特召之禮也？然此之宣召，乃是院中熟例，而不可輒減耳，非為院在禁中乃加宣召也。

按銀台門內，直紫宸殿西，固在禁中。然而中書門下兩省官分居日華、月華門，其日華、月華亦在宣政殿之東西廊，是亦同在禁中矣。若謂學士體重當加宣召耶？為學士而得知制誥，又滿年乃遷中書舍人，不應職任輕時加宣召以為禮，及其進宮，位望益重反無宣召也。故予謂宣召之禮自待詔無官時有之，其後循襲，不復減殺耳。

沈氏又曰：唐翰林院在禁中，乃人主燕居之所。玉堂、承明、金鑾殿皆在其間。此又失也。承明、玉堂皆漢殿耳，唐無此名也。沈氏又曰：學士院北扉，其為在浴堂之南，便於應召。此又誤也。學士院在紫宸、蓬萊殿之西，浴堂殿自在紫宸之東，不在學士院南也（詳在浴堂下）。

北廳花磚

李肇曰：學士院北廳前有花磚道。冬，中日及五磚為入直之候。李程性懶，好晚入，常過八磚，乃至眾呼為「八磚學士」（唐書語略難曉，故詳具也）。

浴堂殿

唐學士多對浴堂殿。李絳之極論中官，柳公權之濡紙繼燭，皆其地也。然自《六典》以及《呂圖》皆無此之一殿。石林葉氏曰：學士院北扉者，浴堂之南，便於應召。此恐未審也。學士院之北為翰林院。翰林院之北為少陽院。設或浴堂在此亦為寢殿。三殿之所間隔不容有北門可以與之相屬矣。館本《唐圖》則有浴殿。而殿之位置乃在綾綺殿南也。綾綺者，《長安志》曰：在蓬萊殿東也。而夫學士院者，自在蓬萊正西也。東西既已相絕，中間多有別殿，無由有門可以相為南北也矣。《長安志》嘗記浴堂門、玉堂殿、浴堂院矣，且曰：文宗嘗於此門召對鄭注，而於浴堂殿對學士焉。又別有浴堂院，亦同一處可以知其必在大明矣，而不著其正在何地。故予意館圖所記在綾綺殿南者是矣。而元稹《承旨廳記》又有可證者，其說曰：「乘輿奉郊廟」，則承旨得乘廄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。若外賓進見於麟德，則止直禁中以俟。夫內朝也者，紫宸殿也。唐之郊廟皆在都城之南。人主有事郊廟，若非自丹鳳門出，必由承天門出，決不向後迂出西銀台門也。則浴堂之可趨內朝也。內朝之必趨丹鳳門也。其理固已可必矣。又謂殿在蓬萊殿東，即

與紫宸殿相屬，又可必矣。然則館圖位置其與元稹所記殆相發揮，大可信也。至於外賓客見於麟德，則麟德謹並學士院東，故不待班從而可居院以待也。合二語以想事宜，則浴堂也者，必在紫宸殿東而不在其西也。

金鑾坡（龍首山形勢太液池附）

金鑾坡者，龍首山之支隴，隱起平地而坡陀靡迤者也。其上有殿，既名之為金鑾殿矣。故殿旁之坡亦遂名曰金鑾坡也。此在唐雖無記載，而其形勢可推也。

大明宮自南而北為含元殿，又北為宣政，又北而為紫宸，前後相遝，皆在山脊。至紫宸又北而為蓬萊殿，則殿有大池。宗楚客之詩曰「太液天為水」，則可見其廣矣。若此殿地勢猶高，與含元、紫宸同在山上，則接天之水從何激導而能如此逆上也？以此推之，則龍首山勢至蓬萊而夷於平地，無可疑也（詳見前螭頭下）。

金鑾殿者，在蓬萊山正西微南也。龍首山坡隴之北至此餘勢猶高，故殿西有坡。德宗即之以造東學士院，而明命其實為金鑾坡也。韋執誼故事曰：置學士院，後又置東學士院於金鑾殿之西。李肇「誌」京曰德宗移院於金鑾坡西也。石林葉氏曰：俗稱翰林學士為坡。蓋德宗時嘗移學士院於金鑾坡，故亦稱坡。此其說是也，而不言金鑾何以名坡，於事未白。予故詳言也。若夫諸家謂為移院者，則亦失實。蓋德宗造院子金鑾坡上，是即此之坡而別建一院耳。以其在開元學士院之東，故命為東翰林院，而夫開元創立之院，在右銀台門內者，原不曾廢也。即諸家謂移院者皆誤也。

復門

復門亦無的載。李肇曰：「翰林之門重復高大，號為胡門。」此或為復門也？韋執誼記曰：「院在銀台門內、麟德殿重廊大後。」復門也者，即重廊，而每廊各設一門者也。此即在院得召自西重廊復門而入對乎麟德者也。石林曰：「學士院在禁中，非內臣宣召，無因得入。故院設復門，所以通禁庭也。」石林此語不知何出？若指初入院時宣召，以為須召乃入，則自是由宮城之外而得入宮城之門耳。此之宮門即右銀台門矣。而銀台門不聞嘗設復門也。若以院內自有復門，須召乃得入對，則凡宿直者，身雖得在禁中，苟元召，皆不輒見，不止學士院限隔復門也。反復求之不皆可合。故予亦未敢主信也。

右閣本與《六典》同而有小異。惟花萼相輝樓臨街而在西角，後又有勤政務本樓在南（

《六典》未載也）。

興慶宮說

大興京城東南角有坊，名隆慶，中有明皇為諸王時故宅。宅有井，井溢成池。中宗時，數有雲龍之祥，帝以數幸以厭當之。後引龍首堰水注池，池麵益廣，即龍池也。

明皇開元二年七月，以宅為宮，既取隆慶坊名以為宮名，而帝之二名其一為隆，故改「隆」為「興」，是為興慶宮也。其曰南內者，在太極宮東南也。寧、薛諸王宅地皆並此宮，遂獻入之。故玄宗曰「大兄遜朱邸以成花萼相輝之美」（《會要》）。十六年，始移仗於興慶宮聽政（《會要》三十）。諸王既獻宮地，仍別建第宅，環宮而居。帝於宮隅為二樓，西則花萼相輝，南則勤政務本。西樓以燕兄弟，而南樓以修政事也。開元二十年，築夾城通芙蓉園。自大明宮夾東羅城復道，由通化、安興門，次經春明門、延喜門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，而外人不知也。玄宗自蜀回，居此宮。其南樓下臨通衢，故李輔國雲可通外人，恐或有變也。

興慶池

帝王之興，悉著符瑞，理固有之。然而傅會者多也。玄宗之名與隆慶坊舊宅相符，固可命以為瑞矣，《六典》所記曰：宅有井，忽湧為校甚，周袤十數丈，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。至景雲間，潛復出水，其沼浸廣。里中人悉移居。鴻洞為龍池焉。開元初以為離宮後，又增廣，遂為南內。其正殿名大同殿，殿之東北即有龍池殿。蓋主此池以為之名也（已上並《六典》）。

然予詳而考之，《長安志》曰：龍池在躍龍門南，本是平地。自垂拱初載後，因雨水流潦成小流。後又引龍首渠坡分溉之，日以滋廣。至景龍中，彌亙數頃，深至數丈。常有雲龍之祥，後因謂之龍池。《志》又曰：龍首渠者，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。隋文帝自北堰分滻水北流，至長樂陂西北分為二渠。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。《呂圖》亦著滻水入興慶池路，則是興慶之能變平地以為龍池者，實引滻之力也。人力勝而舊池改，故始時數尺，久乃數頃不難也。至《六典》所記，乃言初時井溢（《通鑒》雲民王純家井溢），已乃泉生，合二水以成此池，則全沒導滻之實而專以歸諸變化也。《六典》者，中書令張九齡之所領撰，已上而罷，令李林甫繼之，仍加注以奏（詳見《六典》下）。凡此掩飾增損，實皆注文，而本文無之，則是諂辭皆出林甫而非九齡之得知也。以其

之想之，則飾虛成有自可見矣。唐事誕妄，固有類此者。武后改新豐縣為慶山縣，其說曰：後時嘗因雷雨湧出一山，故取以為名也。而其何以輒湧也者，不言其以也。此即在位小人共加傅會也。至《兩京道里志》則言其詳矣，曰：慶山湧也，初時六七尺，漸高至三百尺，則非一旦驟為三百尺也，自六七尺日日累增至三百尺，是積力為之，非一夜雷雨頓能突兀如許也。此為人力所成大，不難見也。其時有給事中魏叔璘者，竊為戲言曰：「此幹地生骨堆耳。」後聞，賜叔璘死。夫近臣竊議尚且見殺，則役人施工者安敢誦言其以乎？以國力之盛，為人所不敢竊議之役，則雖一夜穿井至深百尺尚其可能，則平地累土為山及二十丈，豈其難耶？《南部新書》曰：天後時，有獻三足雞者，左右或言一足偽耳，天後笑曰：「但令史冊書之，安用察其真偽！」雞之多足，即山之湧出者也。書其事者，皆唐臣，安敢明證其偽也！此古今符瑞之凡也。

溫泉

溫湯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（新豐慶山皆在其地），在驪山西北。《十道志》曰：泉有三所，其一處即皇堂石井，後周宇文護所造。隋文帝又修屋宇並植松柏幹餘株。貞觀十八年詔閻立德營建宮殿，禦湯名湯泉宮。太宗臨幸，製碑。咸亨三年名溫泉宮（《唐年小錄》曰：開元十年置，《實錄》與《元和志》則曰開元十一年置）。天寶六載改為華清宮，於驪山上益治湯井為池，台殿環列山谷。開元間，明皇每歲十月幸，歲盡乃歸。以新豐縣去泉稍遠，天寶四載置會昌縣。即於湯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。華清宮東北向（正北門外有左右朝真門）。正門曰津陽門（宮北門之內曰津陽門，門外有弘文館。以下見《津陽門詩注》及今所存之跡）。東面曰開陽門，西面曰望京門（此兩京字必有誤），南面曰望京門。津陽門之東曰瑤光樓（南有少陽），其南曰飛霜殿（寢殿也。白少傅以長生殿為寢殿，非也），禦湯九龍殿（在飛霜殿之南）亦名蓮花湯（《明皇雜錄》曰：玄宗幸華清官，新廣湯製作宏麗。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鳧雁，仍以石梁及蓮花同獻。雕鐫巧妙，殆非入功。上大悅，命陳於湯中。仍以石梁橫亙湯上，而蓮花才出於水際。上至其所，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雁皆若奮鱗舉翼，狀欲飛動。上恐懼，命徹去，而蓮花至今猶存。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數十間，屋皆周回，甕以文石，為銀鏤漆船及白木香船，置於其中。至於楫棹，皆飾以珠玉。又於湯中累瑟瑟及沉香為山，以狀瀛洲、方丈。《津陽門詩》注曰：宮內除供奉兩湯外，內更有湯十六所。長湯每賜諸嬪御。其修廣與諸湯不侔。甃以文瑤密石，中央有玉蓮花，捧湯泉噴以成池。又縫綴錦繡為鳧雁，置於水中。上時於其間泛銀鏤小舟，以嬉遊焉。次西曰太子湯。又次西少陽湯。又次西尚食湯。又次西宜春湯。又次西長湯。十六所今惟太子、少陽二湯存焉）。玉女殿（今名星痕湯。玉石甕湯所出也），七聖殿（殿在宮中。自神堯至睿宗昭成肅明皇后皆衣禮衣立

侍。繞殿石榴皆太真所植），宜春亭（在開陽門外），重明閣（今四聖殿北臨高有重明閣。倚欄北瞰縣境如在諸掌），四聖殿、長生殿（齋殿也。有事於朝元閣，即齋沐此殿），集靈台、朝元閣（天寶七載，玄元皇帝見於朝元閣，即改名降聖閣），老君殿（朝元閣之南，玉石為老君像，製作精絕），鍾樓（在朝元閣之東），明珠殿（長生殿之南近東也），筍殿（殿側有槐溫泉堂碑。其石瑩，見人形影。宮中號玻璃碑），觀風樓（樓在宮外東北隅。屬夾城而達干內，臨池道，周視山川。大曆中，魚朝恩毀圻以修章敬寺），鬥雞殿（在觀風樓之南），按歌台（在鬥雞殿之南。台高臨東繚牆），毬場（宜春亭之北門外），邊理水，鹿飲槽，丹霞泉（在朝元閣之南），羯鼓樓（朝元閣東近南，繚牆之外）。祿山亂後，罕復遊幸。唐末，遂皆毀廢。

溫泉說

溫泉，在驪山，與帝都密邇。自秦漢隋唐，入主皆嘗遊幸，惟玄宗特侈。蓋即山建宮，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止。自十月往，至歲盡乃還宮。又緣楊妃之故，其奢蕩特為章著。大抵宮殿包裹驪山一山，而繚牆周遍其外。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。白居易追咎其事，作歌以為後鑒，世喜傳誦。然詩多不得其實也。華清宮者，本太宗溫泉宮也。天寶六載始名華清。而楊妃入宮以太真得幸，已在三載。則華清未名而妃已先幸。今曰「春寒賜浴華清池」，「始是初承恩幸時」，此已誤矣。而又記其款呢則曰：「七月七日長生殿」，華清宮固有長生殿矣，而其地乃齋宿禮神之所，本非寢殿。帝又未嘗以七月至驪山，則白歌皆不審也。杜牧詩亦曰： 「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。」玄宗亦未嘗以六七月幸華清宮。則遞進荔枝亦不在幸山時也。按《樂天集》，《長恨歌》不自為敘，以陳鴻所傳驪山事為敘。樂天所歌，謂妃得幸在賜浴華清之時，及方士傳道妃語，皆本鴻傳以為之說也。《歌》之作也，在元和元年冬。蓋王質夫用鴻說勸樂天為之。而鴻自言亦謂得之傳聞，非《玄宗本紀》所載也，則樂天之誤出於陳鴻也。然而事有不可專執故常者。觀風殿有復道可以潛通大明，則微行間出亦不必正在十月矣。唐《志》記《荔枝香》曲所起曰：貴妃生日，燕長生殿。南方適進荔枝，因以《荔枝香》為曲，則荔枝熟時亦自可幸驪山也。故予謂不可執守故常也。凡左方所錄宮殿方向，《長安志》率取《津陽詩》注為據，《津陽詩》者，鄭嵎之所作也。

長春宮

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。《十道志》曰：「周武帝保定五年，宇文護築。」大業十三年，高祖起義，自河東引兵而西，濟河至朝邑，舍於長春宮。殆三數月，休甲養士，仍資永

豐倉粟為用。迄後，此宮不廢。揆之商周，其殆西亳、偃師之類歟（詳見予《書譜》）？武德二年，嘗命太宗鎮此。

大安宮

又有大安宮者，高祖以秦王功高，立宅以居之，名洪義宮。至貞觀三年，高祖為上皇，徙而居之，改名大安宮，在宮城外西偏。而太子宮中，乃有顯德、弘文、麗正等殿，皆在太極宮城之內，故馬周致議，以為不倫也。太宗嘗獵昆明，獻獲於大安宮。蓋自昆明東歸之路也（詳見《大明宮》下）。

龍躍宮

宮在高陵縣西十里店，神堯舊宅也。本名通義宮，武德六年名龍躍宮。以通義監為龍躍寺。德宗改為修真觀，內有神堯真容。至朱梁，其宮廢。

唐宮雜名

玉華宮

在坊州宜君縣，貞觀二十一年造。

九成宮

在鳳翔府麟遊縣。本隋仁壽宮。文帝以避暑，每歲春往冬還。文帝竟終於此宮。太宗欲以宮奉高祖，高祖惡之，不往。貞觀五年，太宗自修繕，以備清暑，改名九成宮（高宗永徽元年改為萬年宮）。

仁智宮

武德七年造，在宜州宜君縣。

秦蘭池宮

秦於蘭池側造宮，至唐猶在。太宗出征，高祖至此宮餞之（或云漢宮）。

興德宮

在同州馮翊縣南。義旗初起，嘗駐此。

永安宮

貞觀八年置。在麟遊縣西。

太清官（紫微宮紫極宮元元皇帝廟）

開元二十九年，詔兩京及諸州各置元元皇帝廟一所，後改為太清宮。東都為紫微宮，諸州各為紫極宮。太清以白石為元元皇帝真像，兗冕之服，當扆南向。玄宗、肅宗真容侍立左右，則皆朱衣朝服。張巡起兵，率吏哭元元皇帝祠者，凡郡皆有紫極宮也。

慶善宮（披香殿）

本名武功高祖舊第也。在武功縣渭水北，太宗誕生於此。貞觀六年改慶善宮。上賦詩，呂才被之管弦，名《慶善樂》（有披香殿）。

翠微宮

武德八年造，名太和，在終南山。貞觀二十一年改翠微宮。寢名含風殿。蘇文忠詩曰：「植立含風廣殿」，用此也。太宗於此宮上仙。楊大年《談苑》曰：「宮在驪山絕頂，太宗常避暑於此。後為寺，寺亦廢。有遊者題云：『翠微寺本翠微宮，樓閣亭台數十重。天子不來僧又去，樵夫時倒一株松。」

魚藻宮

禁苑池中有山，山上建魚藻宮。王建《宮詞》曰：「魚藻宮中鎖翠娥，先皇幸處不曾過。而今池底休鋪錦，菱角雞頭積漸多。」先皇，德宗也。池底張錦，引水被之，令其光豔透見也。德宗亦已奢矣。故橫取厚積，如大盈之類，豈獨為供軍之用也。若非王建得之

內侍，外人安得而知！

十六宅（百孫院）

在安國寺東（寺在朱雀街東第五街），附苑城為大宅，分處十王，謂慶、忠、棣、鄂、榮、儀、台、穎、永、濟也，後盛、壽、陳、豐、常、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，是為十六宅。後以諸孫成長，又置百孫院。